

沧月



CANG HAI
MING YUE

· 沧月作品集



沧月◎著

承影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海明月：沧月作品集·承影卷 / 沧月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391-4417-7

I. 沧… II. 沧…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6397号

沧月作品集·承影卷 沧月 著

总策划 刘欣

责任编辑 周向潮

编辑统筹 萧萧若水 朱子

特约编辑 赵欣慰 残枫

绘图作者 ENO.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80mm×920mm 1/16

版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15千字

印张 20

书号 ISBN 978-7-5391-4417-7

定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沧月



CANG HAI
MING YUE

· 沧月作品集

沧月
◎ 著

承影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Contents

承影
卷

大漠荒颜
.....
005

- 第一章 公子舒夜
第二章 沙曼华
第三章 莺巢
第四章 极乐天国
第五章 公子连城
第六章 夜宴
第七章 鼎剑侯
第八章 梅霓雅
第九章 祁连
第十章 兄弟
第十一章 归去来

帝都赋
.....
117

- 第一章 帝都
第二章 梦寻
第三章 百鬼夜行
第四章 拜月教主
第五章 封神
第六章 湖畔

剑歌

229

第七章 远客来
第八章 战月下
第九章 伤心小箭
第十章 师徒
第十一章 长安月
第十二章 探丸郎
第十三章 菊花的刺
第十四章 挽狂澜
第十五章 魂归

第一章 小夜情人语
第二章 他生水云休
第三章 欲寻孤鸿影
第四章 雁行十二倦
第五章 人倚第一楼
第六章 道有今生泪
第七章 已别去年秋
第八章 倩谁募萧索
第九章 凭尔话温柔



帝鄉賦，碧城十里紗。幻世歌沉漢北劍，珠璣曼舞彼岸花。蕭
顏懶容華。

来如流水兮逝如风；
不知何来兮何所终！
彼岸，
是否真有乐土？

大漠荒颜



第一章 公子舒夜

此去塞外，风沙三万里。

极目望去，尽是一片苍莽浑厚的黄，长沙绞风，卷舞直上。在沙漠的上空，平铺天际的云层缓缓移动，在起伏的沙漠上投下巨大的影子——天和地仿佛在亘古的静默中面面相觑，却如两个平行的时空，永无交界。

驼铃击响在沙风中，稀疏而拖沓。云层的巨大阴影给了烈日下行走的旅人喘息的机会，驼背上的客商们满面风沙，个个歪七倒八地靠在驼峰上，被大漠上蒸腾的热气烤得失去了活力。驼背上厚重的褡裢和箱笼，随着骆驼迟缓的脚步，一下下拍击着牲畜的背部。

驼铃悠远，黄沙舞风；古道漫漫，丝路绵长。

这支上百人的驼队从兰州出发，雇用了刀手和引导者，出了玉门关一路西行，经过了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座古城，准备在敦煌进行最后一次修整，然后再沿着河西走廊过去——穿过这片大漠，便是那些遥远的西域国家：大食、波斯、狮子国……到了大漠的另一端，这些褡裢箱笼里的茶叶、丝绸等货物便能卖出十倍的价钱。

领头的骆驼上是一个眼神如鹰的汉子，一直朝前望着，此刻忽地直起了身子，“呸”的一声吐出了满嘴的黄沙，兴奋地扯着嗓子大喊：“敦煌！敦煌到了！大家都给我加紧跟上，前头就是敦煌啰！”

敦煌？所有的人精神一震，所有的牲畜都被催得小跑起来，驼铃声急促悦耳。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自从丝绸之路开通后，每年无数的驼队和商旅从这条路上经过，阳关和玉门关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两个要冲；而敦煌，便成了这条古道上最重要的一个古城，扼守着丝路的咽喉，也控制了西域和中原的命脉。

“敦煌城里似乎很热闹啊。”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同样盯着风沙看了半天，喃喃道。

这个年轻人居然也能听到十里开外的声音？带头的引导者名叫老刀，是这条道上来往了十几年的老刀客了，心里一震，便看了旁边人一眼。他的眼神精明而凌厉，只一眼就从头到脚打量完了这个年轻人：和队伍里的那些刀手不同，这个年轻人有着未经风沙磨砺的白皙脸庞，谈吐文雅，手紧张地握着佩剑——是个第一次出活的刀手吧？年轻，明朗，一眼看得到底，全不似这条道上来去惯了的刀头讨生活的大漠人。

驼队的刀手是从兰州出发时就雇用的，沿路一直衣不解带、刀不离手——如今中原的大胤经历了四王之乱后国力已经衰微，无力维护西域贸易的稳定。吐蕃、回纥更是时时作乱扰边，丝绸古道上盗贼响马横行，时有来往的商队被洗劫一空，因此凡是要走这条道的商旅便不得不花大价钱雇刀手一路保镖。

“小子，你是第一次来敦煌吧？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打量完对方，引导者大笑起来。

“怎么回事？”年轻人略显紧张，低声分辩道：“我……我是敦煌人，不过是好久没回来罢了。”

老刀不做声地点了点头，重新审视了他一眼，嘴里又呸了一口，吐出说话间飞入嘴里的黄沙：“今日是敦煌城里大摊礼祭祀——城主一定又在处死魔教教徒了，难怪那么热闹。也真奇怪，看杀人也能那么起劲。”

年轻人显然十分诧异，脱口问：“怎么，敦煌也在灭明教？”



老刀不在意地点点头：“是啊，帝都近日下令，要天下肃清魔教，敦煌自然也不例外。各处都在忙着逮人烧人呢，你难道不曾听说？”

明教源自波斯，原名摩尼教，传入西域后得到了回纥可汗的大力推崇，立稳了脚跟。然后又沿着丝路传入中原，在民间盛行开来，几十年内发展了教徒万千，赫然成了佛教，道教之外最大的教派。不仅如此，连中原的武林中都出现了明教的势力，和正派逐鹿江湖，被武林正派斥为“魔教”。

一年前，明教在中原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朝廷和正派的注意，释道两派分别遣出长老入宫面圣，在御前力数魔教带来的种种危害。今年年初，皇上终于听从了鼎剑侯的谏言，在病榻上下令普天之下灭除明教。

除了官府不遗余力剿灭之外，江湖中的正派也结成了联盟，与明教展开了殊死搏斗。三个月前，七大门派围攻黑木崖，中原明教教主萧云鹤力战而死，其余教众脱围而出，奔赴江浙福州等地，四散流离，一时群龙无首。

“自然听说了……”年轻人的脸色忽地暗淡下去，似乎有些不忍，嗫嚅道：“长安已经处斩了六批明教教徒了，到处都在焚烧典籍，没想到敦煌这里也在搜捕……回纥可汗不是立明教为国教了吗？以回纥在西域的势力，我以为这边总会好一些。”

“你是从帝都来的？”老刀第一次惊讶起来，发现自己竟看走了眼。

“嗯。”年轻人的手下意识地握紧了剑柄，眼睛看着东方，“从长安来。”

精干的引导者似乎从年轻人的眉宇间捕捉到了一掠而过的茫然和忧郁——似乎遥远的东方帝都腾起了一片黑云，瞬间遮住了年轻人的眼睛。老刀眉梢一抬，眼里冷光闪了闪——这个年轻人的牙齿，居然是洁白的！在这么大的风沙里行走，迎着风开口说话，吐纳之间居然没有吸入一粒飞沙？

老刀默不做声地吸了一口气，从兰州出发的时候怎么没有好好

盘问一下？驼队里居然混入了这么一个不知来历的危险人物……幸亏快到敦煌了，不怕再出什么乱子。

“回纥可汗不是立明教为国教了吗？吐蕃和于阗据说信明教者也甚多，西域天高皇帝远，一向各种教派并存，为何敦煌还如此搜捕明教？”驼队离敦煌越发近了，已经看得见高大的城墙马面和土黄色的烽火台，那个年轻人忍不住再度发问。

“是读过书的人吧？天下大事倒是知道得不少。”老刀眼里再度有了讥诮之意，“可你不知道敦煌为何要对魔教赶尽杀绝吗？”

“为何？”年轻人问。

老刀在驼峰中间舒舒服服地靠着，冷锐的眼睛眯了起来，看着风沙中慢慢显露出来的敦煌古城，干裂的嘴唇里低低地吐出一句话：“因为公子舒夜。”

“安西节度使？敦煌城主高舒夜？”年轻人脱口低呼，眼神不易觉察地一变。

“呵呵，什么节度使、敦煌城主……只有来往客商才这样称呼他。”老刀微微摇了摇头，眼睛看着黄土高墙后鼎盛的人烟，“敦煌这一带的百姓、他门下的三千门客、十万神武军，都还是习惯叫他公子舒夜。”

“公子舒夜……”年轻人喃喃重复了一句，忽地低头不语。

“是啊。”老刀干裂的脸在风沙中微笑起来，露出满是沙子的黄牙，“他是老城主元配夫人的独子，也是敦煌高氏的嫡长子。三岁的时候，城主元配夫人早逝，老城主继娶了瑶华夫人，但依然极其疼爱这个娃儿，敦煌来往的多奇人异士，老城主便悉心拜访，为儿子请了各种各样的高人，教授诗书曲艺、武术骑射。”

顿了顿，老刀又道：“公子舒夜非常聪明，学得很快，据说他三岁的时候便能背三百首诗词，五岁的时候通晓六个国家的语言，十岁的时候已经能在父亲外出时代理敦煌城主的事务，接见各路各国的商队。嘿，真是神童啊！”

年轻人沉默着，随着老刀的叙述眼神阴晴不定。

“可是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公子舒夜忽然一夜之间失踪了。”老刀叹了口气，“整整五年啊，死活都不知道……谁都以为公子不会回来了。老

城主最后拗不过瑶华夫人，立了十岁的幼子连城为新世子——偏偏那时候，公子舒夜忽然间回来了。”

说到这里老刀沉默了一下。十年前，他正好也在城中，依然记得公子奔入敦煌时的样子：从急奔的快马上滚落在地，胸口上有一个可怕的伤口！他是昏迷着被人绑在马背上，然后任马狂奔入城的。那时候没有人认出这个衣衫褴褛、满身是血的少年就是世子——公子失踪的时候，还只是十三岁的孩子，而归来的却是一个身形高大的年轻男子。

老刀想起当年世子生还时全敦煌的喜悦，感慨道：“可公子回来后就有变了：以前他可是个活泼聪明的娃儿，回来后却变得喜怒无常起来，有时候阴鸷反复得有点怕人——老城王原本想重新立他为敦煌世子，可瑶华夫人极力反对，于是事情就耽搁下来了。”

说到这里，老刀看着越来越近的敦煌城，忽然沉重起来：“后来的事……唉，不知怎么说才好。瑶华夫人忽发急病死了，竟比老城主还早去世几日。公子舒夜以嫡长子身份继承了城主的位子，然后立刻把亲弟弟送去长安做了质子。他奶奶的，真是狠啊！”

敦煌位于丝路要冲，东控中原、西连各国，因此大胤王朝对此丝路重镇极为重视。历代城主在任之时，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忠心，都要送一个最亲的人去帝都做人质。

年轻人沉默地听着老刀的话，表情慢慢起了微妙的变化。

“瑶华夫人死得古怪，可谁都不敢说什么，连夫人的贴身丫鬟绿姬也被关了起来。”老刀摇着头，叹息，“真不知道公子为什么忽然变得如此狠毒——我想啊，他一定是在魔教手里吃了大苦头，所以性格都变了。这几年来凡是想穿过敦煌去中原传教的，统统在雉礼祭祀中被处斩。下手那个狠啊……眉头都不皱一下。”

“公子舒夜。”仿佛没有在听老刀的唠唠叨叨，年轻人低头重复了一遍。

“不过那些魔教的教徒也真是不怕死——一批批地被处死，依然一批批地涌进来！乔装的、改扮的，混在客商里，试图穿过敦煌往东，到中原去弘扬他们的教义，为此连命都不要了。”老刀抽了抽

鼻子，皱眉道：“这些日子帝都下了旨意要剿灭魔教，江湖的名门正派又逼得紧——中原那边一吃紧，波斯总坛那边来的教徒便更多，看来公子有的忙了。”

“公子舒夜！”年轻人似是没听半句，忽然低喝了一声，吓了老刀一大跳。

“公子舒夜！”年轻人对着风沙怒吼，手腕一翻、刀光掠起，一刀斩在了风里，刀气凛冽，逼得人睁不开眼睛。“公子舒夜！”

风沙呼啸，周围的几个客商本来没有听到引导者和年轻人在说什么，此刻都被蓦然爆发出的怒喝惊动，回过头看着漫天黄沙里年轻人迎风一刀刀斩落，厉声叫着这个名字，仿佛要将这个名字斩成碎片。

不知道是不是眼花，在老刀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年轻人刀斩沙风时，半空中依稀白色的影子掠过，急速消失在城头——隔着大漠沙风，似乎有另外一支队伍在不远的距离之外和他们一起到达了敦煌！

仿佛有什么感应，当城外沙风中有人厉声叫这个名字时，白玉面具后的眼睛动了一下。

深碧色的眼如同深不见底的古井落下了一颗石子，旋即平静无波。

“有人来了吗？是谁？……是他？还是她？”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从面具后的唇中吐出来：“墨香，你小子算得真准啊。果然时候一到，他们都来了。”

此时是大胤景帝十八年十月，正当北方高原冷风南下的季节。半空时不时有狂风绞动，呼啸着带起千百道沙龙，卷舞在绿洲上方，吹得胡杨树簌簌作响。然而敦煌城里却是欢乐的海洋，万人空巷、所有百姓都会聚到了城中央的广场上，观看着隆重的大傩仪式——这样驱邪魔、送鬼疫的仪式是百年沿袭的传统，然而自从公子舒夜成为敦煌城主后，祭祀的内容便增加了一项：拿魔教教徒来血祭上天。

鼓角声轰然而起，震动云天，大傩仪式正式进入了尾声。五百个带着假面的侏子鱼贯而上，围着火堆，伴着乐伎高唱的《呼神明》列队起舞，象征向着四个方向将邪魔驱走。

白玉面具后的眼睛闪了一下，从胡榻上起身，张开了双臂，示意侍从加衣。

“公子，绿姬尚未到。”身后有侍从恭恭敬敬地禀告——虽然被幽禁着，可绿姬是敦煌城里最有名的女巫，雉礼上的龟、兆、易、式四种卜筮哪一样都缺不了她。然而公子舒夜只是挥了挥手，低声道：“不管她了，另外找人代替。今日早点结束为好。”

“是！”一袭雪白的外袍被恭恭敬敬地加到了身上，轻如无物——那是猎自贵霜国最高雪峰中的巨熊之皮，是西来的商队进贡给城主的宝物。带着白玉面具和黑豹紫金冠的敦煌城主刚起身穿上外袍，四围的百姓里轰然发出了欢呼，无数手臂举了起来：“公子舒夜！公子舒夜！公子舒夜！”

广场四周都是酒楼客栈，楼上的多为各处巨贾客商，抱着歌姬胡女取乐。此刻看到榻上之人站起，连忙搁了酒杯纷纷立起，涌到了窗边，对着敦煌城主深深弯腰行礼。

披着雪熊大氅、带着白玉假面的城主长身立起，张开双臂对着四围的百姓客商致意。

“公子舒夜！公子舒夜！公子舒夜！”欢呼声响彻整个敦煌城，随着风沙被卷上九天。敦煌城中，无人不对这个铁腕城主敬畏有加。而公子舒夜生性放达，不拘形迹，每次大雉的仪式末尾，都要亲自扮演男巫的角色，带领驱雉。和五百名侏子一样带着假面，穿着熊皮大氅，将邪神恶鬼驱赶到东城门口，然后杀牲以血祭天。

“绿姬怎么还不来？一个被幽禁的女人还敢不听号令？”在城主汇入人海时，侍从门客们依然在焦急地低语：“公子也不言语，只怕要糟糕。”

喧嚷中，谁都没有注意到有一袭绿衣匆匆穿过幽巷，悄然走过沸腾的人群，似是急着趁这个机会避开众人视线往城外赶去。

绿姬提着裙裾奔入人群，如一滴水融入了大海——难得遇上一次雉礼祭祀，她可以趁着机会逃出府邸来。必须要抓紧时间，因为……

第二章 沙曼华

登上了东城城头，五百名倭子各自散开，列成两队，主持仪式的太卜署令递上了一柄雪亮的弯刀。

刀一入手，白玉假面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满意的微笑。公子舒夜看了充任太卜署令的霍青雷一眼，微微点头——不愧是敦煌城的大将，选的这把刀是来自大马士革的名刀。刀如秋水，冷灰色的刀身上绵延着特殊的细碎花纹，中原称之为“镔铁”。因为至今未得其锻造方法，所以凡有得之者均视若至宝。一入手，便知道是合手好刀。

捕获的明教教徒已经被押上城头，一排跪倒在面前。祭典的气氛到了最高潮，所有人都在高呼着要杀死这些魔教教徒。那些衣衫褴褛的教徒看到公子的冷酷眼神，个个心知大劫转眼将至，反而不再哭号，由一个年长者带头盘膝坐下，抬手至胸口，结火焰状手印，对着西方默默低诵祈祷。

“生亦何欢？”带头的明教教徒须发苍白，方才开口说了一句，刀光一掠而过，头颅便滚落，嘴唇尚自开阖。刀亮如水，不沾一丝血迹。持刀冷睨，看着这帮至死不悟的魔教教徒，白玉面具后的眼睛里充满了厌恶：这些人，难道真的以为为明尊而死可以去往天国乐园吗？……那个“慈父”，居然网罗了这么多盲目无知的追随者！

“死亦何苦？”最年长的教徒死去，第二句随即由次于他的教徒念出，那个教徒嘴唇微微哆嗦，声音也有些颤抖，紧紧闭着眼睛不敢看刀斩落，却至终不肯开口求饶——同样毫不迟疑。刀光掠过，

一腔血溅出。

霍青雷令两名士兵抓起血淋淋的头颅，用力掷向城外，象征着邪魔被大雉仪式驱除了出去。血光向着东方泼去，划出两条弧线，城下民众大声欢呼，声震城外。城下刚要入关的驼队躲避不及，当先的几人脸上便沾上了血，所有客商脸上都有战战兢兢的神色。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头领皆死，那群明教教徒干脆一起开口，大声诵出了最后两句，齐齐闭上眼睛，等待刀刃临头。“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邪魔妖孽，居然执迷不悟？”深碧色的眼睛陡然冷凝，面具后的唇中吐出一句怒斥，一刀便斩了下去。

那一瞬间，忽然有闪电从城上腾起，照亮黄土夯就的城墙！感觉到了极其凌厉的杀气激射而来，公子舒夜手腕一转，弯刀直立而起，“叮”的一声金铁交击，他只觉手腕微微一震——一枝金色的箭落在城墙上，上面雕刻着火焰的形状，极其精美。身子微微一震，面具背后的眼睛一扫，忽然之间亮如冰雪！

“谁？”城上所有人悚然动容，回头看去。

西边的角楼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袭黄衫，看不清面目，开口，却是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在猛烈的沙风中清晰地传出，响彻全城：“大光明宫星圣女，致意敦煌城主公子舒夜座下：明尊渡世，教民何罪？无辜屠戮，罪孽深重。屠刀不放，终必成魔！”

“魔教妖孽！”城上城下顿时一片轰然，百姓和客商看着角楼上那个人影，脸色恐惧。

“是明教‘五明子’中的长老妙水。”站在他身后的霍青雷低声提醒，眼神凝重，“这个老婆子三个月前被公子击败，负伤遁去，如今竟然有胆子返回？——公子！可能她是回波斯总坛求援了，这次来的魔教高手恐怕不简单，须得小心。”

似乎没有听背后属下的提醒，在看到金色小箭射来的那一瞬间，公子舒夜的眼神忽然涣散开来，有些恍惚不定。他下意识地抬手按在胸口，仿佛那里有烈火燃起。

终于来了吗？在看到那一箭破空而来的刹那，白玉面具后的眼睛里